

疫情之下 …

大家都在疫情下生活。社交群組裡，不斷傳來的是各地的疫情、各種洗手辦法、各種消毒措施、…，還有種種對於新型病毒的理解、闡釋、防治，數不勝數。很多人、很多時間，都消磨在手機上這些信息裡了。

也有不少群組，裡面佔主流的，把抗疫當作政治鬥爭的延續，仍然熱衷於尋找敵人，加以譴責、狙擊。結果不少變成了幸災樂禍、落井下石。似乎完全忘記了，自己和家人也是受災的一部分，也在疫症散播的威脅之下；彷彿可以置身事外，彷彿抗疫是別人的事，自己的責任就是政治鬥爭、政治鬥爭、政治鬥爭。

媒體上的香港，不管是紙媒還是網上，似乎同時患上了兩種疫症：除了肺炎病毒，還有“政治至上”。以為一切問題，都不外是政治問題；以為一切問題的解決，都要靠政治鬥爭；出現任何問題，都假設為政治陰謀。看看歷史，在中國現代史裡面，最大的災難就是發生在一切都“政治掛帥”的年代。現在，香港社會可以信任的政治勢力，都陷入了這種思維；在疫症猖獗的情況下，就是罔顧人類的生命安危。歷史將不會忘記！

政治至上 罔顧人命

然而，在疫症之下，其實很多人都在默默地、緊張地、為社會大眾做著不容易做的事。對於他們來說，政治上的誰是誰非，已經無關宏旨。關鍵是排開政治紛爭，不再糾纏於“黃”與“藍”，攻守與共，互諒互讓；尊重專業有根有據的科學分析，允許專家之間不同見解的共存，諒解專業判斷以外不可避免的掣肘。大家一起共渡難關。

就抗疫最前線的醫護人員來說，媒體的報導，被罷工、工業行動的新聞騎劫了。我們無法看到其他更多的醫護人員的奮力以赴。由於罷工而造成的一時人手短缺，他們忍辱負重，擔起異常的工作責任。他們才是在救治病人、消滅

疫情的前線英雄。但是他們得不到媒體的任何眷顧。香港社會在 SARS 時期對醫護人員的支持和敬仰，到哪裡去了？

同樣在這種疫症的災難之中，很多教師在非常忙碌地為學生設計和製作他們的作業。他們在默默地工作，盡量讓在家的學生多一點學習的機會。這項工作極為龐大而複雜。不像醫療，有比較確定而統一的程式；每一位教師對每一個班的學生，都要專門設計學生的學習。

這裡遇到一個問題：疫情何時了？新加坡總理李顯農在他的全國廣播中，提出了一個觀點，不管疫情如何，社會總要繼續生活下去（大意）。筆者的問題是，什麼時候疫情才算過去了？

現在綜合各方的專業判斷，似乎有一個共識，即這種新型病毒，兇狠的地方是傳播得非常快；而且對於傳播的渠道，還只能說有多種可能性。因此對於防禦，造成了困難。但是似乎其殺傷力，卻遠遠不如 SARS，甚至有認為與流感差不多。根據這樣的原理推論，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期；再加上要發現、培養、製造防治的疫苗，並非指日可待。所以，難以在短期內有奇跡出現，也就是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。

疫情持續 生活不停

進一步的問題是，怎樣的情況才算疫症期的結束？假如確診病例不斷下降，但是降不到“零”，是否就還不算結束？筆者這裡並非要追尋一個病理的科學答案。而是說，我們總不能非常長期地人人“宅”在家，社會長期停止活動。或者說，我們是否值得開始設想疫症比較長期存在的情況下，我們怎樣用另類的方式生活？這並非對醫學沒有信心，而是一種社會的必須。

網上傳來內地的一幅搞笑漫畫（如圖），宅在家，天天吃吃、睡睡、玩玩。且不說個人的生計，整個社會不可能長期處於這種狀態。學校更不能如此。平時暑假放兩個月，教師已經覺得學生懶散了。SARS 時期停學兩個月，幾乎已是極限。

這使筆者回憶起 SARS 時期，在大學宿舍當舍監。宿生會改選了，遲遲未能“上莊”，因為不能聚會，沒法舉行新“莊”（幹事會）的就職典禮。筆者與導師都覺得不適宜舉行就職的高桌晚宴（High Table），學生們卻主張要舉辦。女主席提出兩條理由：一、“在 SARS 不知道何時結束，不能一切永遠停頓。”二、需要的是大家預防裝備充分。她們堅持之下，筆者說：“我不贊成，但是您們要辦，我一定全力支持。”終於，舉行了一次終生難忘的 High Table – 全部人帶上口罩、手套，還有其他杯、碗、筷的特殊處理。至今還在想：她們是有道理的。不能坐等疫情過去，那是我們無法控制的；充分的防禦，卻是我們可以控制的。關鍵是如何在疫情之下，盡量過我們的正常生活。

今天，學校有了遠程與學生交往的可能性，許多學校已經有過網上學習的嘗試，雖然學校停課，學生隔離在家，在家上課的可能性大致具備。這在大學，平常已經有了非常豐富的經驗，近日看到同事們在網上揮灑自如，還有許多創新，學生也非常積極。問題是如何在中小學實施。

在家學習 難得契機

筆者還在著手探索中小學學生在家學習的狀況。初步有幾點粗淺的問題，都是關於“在校”與“在家”學習的分別，供讀者思考。

一、自學。在家學習最關鍵的特色，是學生需要自學。應該說，是學生必須自學的最好機會。教師設計的時候，把“教”減到最少，把學生的“學”放到最大。這是全球教育改革夢寐以求的事，現在是改變教與學關係的最好契機。

二、模式。看到內地有網上課程，是假設學生在家就像在校一樣，幾個小時坐著，按時上課、下課。這就假設在家學習的課程，盡量與在校看齊。是否這樣？給學生時間與地點的自由，是好是壞？

三、留白。是否可以有很多的“留白”空間，讓學生發展自己喜愛的學習。這就需要放棄一點教師認為是“必須”的內容，研究哪些內容其實不學也無所謂；四兩撥千斤。這不是發揮學生學習主動性的最好機會嗎？

四、教材。盡量利用書上、網上的現成信息和資料，讓學生自己組織自己的學習。有些專業團體，正在製作教師可以自由採用的簡便課程。有沒有機構、書商可以定期推薦書單（網上、紙版）？

五、批改。學生每做的每一項，都要教師批改，其實是不必要的。教師的批改、分數，其實並非學生學習最關鍵的因素。這點，需要有理念上的突破，也需要有措施上的創新。

六、倫理。有教師自製教材，探討一些疫情中的情理問題，如搶購、關愛、專業、… 等。也有引領學生回顧 SARS 期間的人間暖情。

七、集體。大規模的密集面對面集會不適宜，可否分為小組（比如是 5-6 人）輪換回校“上課”？

八、交談。有校長建議教師與每位學生每星期有不太短的電話交談，是絕佳的教育活動；不一定有非常正規的話題。也可以用視屏平台小組交談。

在家學習，並非沒有困難。這裡舉幾點：1. 弱勢基層家庭，也許不具備硬件條件。2. 不少平台，經不起大流量。3. 學生“看不到，如何管”？有些學生“睬你都傻”，怎麼辦？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，卻不成為放棄努力、阻止創新的原因。

假如大家努力，積極運用疫情籠罩下的非常境況，也許可以創出一些新的學習模式，在教學理念上有平常不會有的突破。疫情過後，將會有新氣象。